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高陽冉榮重輯



藝文志

記上

泰和縣公廳記

王陶

隸江西部者古雖支郡而土沃人庶貢繁賦錯實信乎  
豫章南康鎮屬邑有六悉以劇名泰和據郡上游城於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一

古西昌地控途水陸道交廣者由之行商往來通貨南  
北井閭鄗肆分布駢比山川風物清粹嘉麗人喜儒學  
居多士君子牒訟疏簡征輸期調頗先日食品物稻麥  
蔬果甚美鶉雉麋兔魚鱉甚腴令之職有公租百斛凡  
官於斯者可以矜雅俗號善地然令職偶闕或踰暮或  
再稔嘗稽緩不補訟牒承乏政若傳舍襲弊可知蓋人  
病其來以縣之界陋且弊創自李氏時垂七八十載未  
嘗一葺焉予去秋被是命私自便老親居曲江迎板輿  
度嶠北公流疾下累日克至亦既戾止四視其署內焉

外焉支吾跡弛日不堪懷殆無地以除風雨去烏鼠况  
聚族而優游乎視事而爽塏乎遂不得已亟圖新之翼  
日諭於僚佐咸曰善訓於胥吏咸曰謹聽命督役於鄉  
師里長咸曰願協力告成旋命主進賦其戶之甲泊沒  
於官者得錢百萬用權厥費具材度工靡煩官業鳩工  
庀徒適當農隙締構版築衆効其勤不施一扑而集功  
不踰數月而畢事耽然而寢也庫庾仗焉庖厨俯焉渠  
然而廳也廊廡翼焉門闥屹焉典掌有次版圖有藏西  
敵齋以閒燕北揭堂以臨觀輪奐噲噓合五十楹既而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二

擇剛日用少牢列鐘鼓會賓僚以落成觀者無貴賤無  
耆孺舉欣欣焉有喜色知其所以壯觀於是邗子嚮所  
經始行路傳聞親戚朋友之處遠者賓客故舊之相過  
者或貽書或贈言率曰今之登茲孫在檢植名節恪遵  
著令冀成休聞寵光興力役崇正木作為無益時所不  
取子姑罷之勿速尤而致悔皆是德之深忠告之切者  
也子反謂其不然夫厚紛華薄禮義沽微馳騫利資已  
欲以因循為慎以妄苟為智尚疑齷守簡書姑目訖為  
良吏有作一事於文法外則靡辨善惡指顧怪駭必也

言折折其何取焉且行道貴乎誠臨事貴乎果任已必正不以高下移其心任物必當不以夷險墮其勢此聖人之極致君子之大方也豈毀譽榮辱之足動哉今朝廷立郡縣命守宰將以堵民居而基王化然則宣德教以廣上意察疾苦以達下情慘舒禍福領銅墨者又為致治之首故分疆以處之推恩以任之城郭宮室率有制度位以建政署以表位圮而不完於政何觀乎爰力經營誠於內果於外公乎私乎皆不得而知必也署苟有成政隨而立固亦無讓昔人有云作之者勞居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者逸高明大宅賢者居之自顧不肖不足大惠於是邑之人獨勞其心衆勞其力俟後之賢者居署而逸夙夜孳孳怨幽恤隱思與衆同逸則邑人今日之勞不為勞矣噫常俗近見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敢謂成此微效他日民有甚樂者得良大夫喜據斯以虔君命百里蒙福孰可量哉今起役作事惟時不時議者咸以為非知我以此罪我以此復何自辨若夫國父澤門之謳杜預東平之責貽過尤已曷能遠焉時慶歷三年四月朔

宏治志

主簿廳記

方師尹

夫人之官守視廨宇如傳舍者於公家事必不經慮視公宇如私宇者於公家事必能了辦何則以其用心知之也用心私於一己必曰屋室非吾有秩未滿而代已至烏用葺為姑遲之以俟後來後政復為是說其隙必矣設心如是施於政事之間必不經意惟公其心者不然凡公家之事知無不為修飾解舍鮮不可緩然支傾補壞有不少忽以為不如是則上屬下蒸不敵風雨非但下無所瞻且復為後人患故所至必葺去之皆如始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

至噫事之小者猶若是况其大者乎西昌簿廳舊居縣治西偏歲月彌久棟室浸壞政政沮承澤不加省鞠為莽區者四十餘年矣海陵周君世濟德徽被命掌簿茲邑視事之始訪觀舊址徘徊四顧慨然有經營締造意席太温郡檄以公事遠行往返數月竣事還郡太守郭公中大以廬陵煩劇令尹乏人百為廢弛留攝邑事郭公罷少卿鄭公來公力辭不容委任益篤瓜期甫及君始還任而代者未受一旦有請簿廳圯毀又羨累故寓居精舍遷徙不一無有定止何以觀政願興土木之

發振而起之子曰舉事當而入無擾何為不可第君終  
更有日矣力不暇矣周君曰此攝廬陵治舍類甚極力  
繕治不日遂成况簿廳正所當急者庸可急其所當緩  
而緩其所當急時不可失願效愚力於是出金公帑市  
材於林麓僦工役利器用躬親臨視夙夜不倦越兩月  
功告成廳事吏舍堂室廊廡斬然一新予于暇日率同  
僚慶之德徽曰工畢矣願有記也予謂德徽曰此舉不  
忘經始之謀而終於克成不惟私於已之利而利於後  
人此固人所難者即君之用心以觀君之政事嘗與一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五

嚮舉可知也彼有終日循嗜苟簡視解舍如傳舍恬不  
少顧者能勿愧哉故特書以告來者紹興癸酉臘月望

記宏治志

重修譙樓記

尹 貞

大江以西郡邑綦布惟吾泰和形勝宏敞縣治崇偉在  
勝國時實為上州明初復改為縣歷世滋久城圯塹湮  
而外焉南平之門內焉麗譙之樓巋然尚存成化甲辰  
奄燼於火明年大水舟行市區繼以疫癘旱蝗相仍計  
屈費鉅乂弗克舉宏治己酉石埭吳侯必顯以名

來知縣事時縣丞沈侯經力凡工徒作南可  
意贊襄式臻完美踰歲季冬復新譙門樞扁扉闔  
堅良臺址甃石代補缺泐上為重屋凡五間廣為尺六  
十深半於廣有奇自址而上極屋頂通崇為尺五十有  
一輔以兩室周以闌楹南揭縣扁規制如舊其財則首  
出俸費以倡勸率而力則專傭募間發胥徒敦工會費  
一屬於僧會宏道興構有日判簿丹陽鍾侯雲幕賓周  
璞適筮蒞任咸勤勸相乃辛亥春正工以襄告有仇南  
平有赫麗譙遐邇聳觀江山映帶於是樓鼓角以警昏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六

昕設漏刻以節晝夜侯邦之制備矣於惟我朝統一海  
宇百世餘年四方晏安墮墉弛閱習為故常然易豫重  
門書戒無虞肆我聖皇嗣極初詔省費息役獨於城池  
樓櫓許葺以時蓋得易書之深意而侯式克欽承之崇  
闡麗譙煒然一新揆厥功能豈淺淺哉昔鄭子產因鄭  
火而掇災補弊得其宜見錄於史氏衛文公因寇難而  
修治城市宮室合於制見歌於詩人今吾邑洊罹水火  
疫歉之災而侯之綏緝構築豈下古人故邑之士民  
咸願刻石用侈功於永久謂予嘗執筆於綸閣茲方

澄江之上及睹崢嶸偉麗之觀可無辭於是可書  
以驗夫後之嗣尹吾邑者其尚時葺之俾勿壞宏治志

重脩縣治碑記

田惟冀

吉之屬邑有九而泰和據其上游自武山發脉東應紫  
瑤西聳尖星南峙三顧北障玉華龍洲夾護澄江環繞  
而縣治定焉其建署也在唐之乾元而宋之乾道脩之  
咸淳又脩之元初升縣為州明初復改州為縣越數百  
年來其間沿革興廢遞相變遷而至於今日則有不可  
目者蓋其棟宇傾壞椽瓦剝落頽垣敗壁竹牖籬門公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

庭私室皆同露處但八歷寒暑未敢輕議脩舉者極敝  
之後元氣難以盡復叨任茲土方思補救不暇何敢擅  
興工役為便安之地丙子夏署告災闔邑紳士劉媚等  
暨耆庶曾貞吉等進而請曰天意欲將新吾邑也願合  
力而脩治焉余思古人蘆棚草舍亦可聽政即處荆棘  
瓦礫中何損吏治余固不忍憊吾民也既而聞之上憲  
如其請期月之間好義爭先樂輸恐後民志蒸然動矣  
雖然大役丕作綜理乏人鮮克有濟乃二尹張君起而  
任之度地相形量材估料凡所籌畫大約從儉不從奢

期於不傷財不害民而止議者謂地形如龜中高旁室固其宜也顧左右卑濕前後湫隘奚可乎因培土均平俾毋軒輊東西兩旁拓其舊基飭以崇垣首蓋三堂顏以瑞芝示發祥也次蓋客廳顏以味禾重民事也中為上房三間者兩層五間者一層西畔復兩層各三間均翼廂軒週圍留廣巷巷之東為廚房從房巷之西為幕館客館最後曰趣園按宋時呂溱隨父任讀書及第雖故址失考而約畧其地築室三間題為狀元書室此內署之大槩也宅外為川堂自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八

御書清慎勤三字頒賜督撫大臣藐爾小吏咸沐

皇恩敢不懸之堂上觸目自警其基址視昔稍闢而又培高尺餘捲柵之外加以叅亭叅亭之外加以月臺兩廡吏舍與頭門屏牆儀門甬道次第修理譙樓之上復施丹雘仍懸其額曰姑射山城記古蹟也至戒石一碑居中直豎為形家所忌酌改木坊前書忠義之邦後錄戒語乘輿出入不用迂繞法甚善矣是役也經始於丙子臘月落成於丁丑六月門廡堂室盡增厥舊塗堊丹漆



捕驛也同心併力早夜勤勞日勤百工募百役分膳給  
資毫無虧短即旦省募程寬撫嚴督無不樂於効命共  
襄厥成縣署新矣將見巍科顯秩理學醇儒必有應運  
而起者若云美侖美奐意取觀美非余之所敢出也因  
記其事而鐫諸石

康熙志

### 重修泰和縣儒學記

劉申

自秦變古附庸之制而為縣縣封之廣視古公侯不能  
除一畝地為學寓使國人有所矜式可勝惜哉唐初縣  
皆有學學皆有廟以祀孔子至咸亨時則營廟而已我

### 泰和縣志

### 卷三十

藝文記

九

朝慶歷中詔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得立學而廟祀夫  
子其中泰和縣學蓋肇於此異時殿在學西范令遷之  
東其歲月寔不可考梁間所記殿以元豐戊午立其材  
出於邑人學以崇寧甲申修調度一切仰給縣官規模  
庫陋工役苟簡材植撓弱故屢脩而亟壞建炎初申  
徒教授於中補葺罅漏粗庇風雨兩廡寢仆廟宇支  
僅存申嘗請於知縣王公公曰興學令職也其如國用  
自有經然其廢也士亦有罪焉營宮室唯恐不美回  
夫子門牆殆若有所惡之脊餘獨何心哉有能出

成之吾何惜分俸以助費申乃問諸貢士嚴渙渙曰是不難緇黃之徒猶能壯棟宇以崇其教豈有儒其術而忘其所自乎我當與子任其責而力勸誘於是闔邑之賢翕然樂輸議既定告諸縣公則曰凡事中輟或中敗者匪欺則怠也可不戒諸由是聯事者不敢不勉而出納唯謹經始於一年九月朔落成於十有一月朔親模工投材植視前日相倍蓰表裏宏壯將將翼翼百里來觀咸知化氏成俗之由遂告於衆曰自昔郡守縣令脩起學宮者多矣惟蜀郡文翁餘杭范甯乃能專美何哉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記

十

時異而俗不同也蓋楚蜀之初蠻風未殄民不知書而心之同然者猶在也為之師者重加誘掖而訓以義理彼必說而易從此文范二公所以有功於當年也乃若齊魯之學出於天性雖在圍中絃歌不輟初無待於守令之諄諄及其敝也不知師永不務講貫流為學術之末習借使文范二公出乎其時安能易其俗哉吾邑素號多士挾策讀書者十室而五彬彬之風固無愧於齊魯而齊魯之弊亦不可不監正宜黽勉淬厲早闡大道庶無負乎父兄樂育之誠且使賢令之名追配於文范

顧不美哉公平原人於書無所不觀故能貫穿古今  
商畧成敗其明倫善俗豈專施於一邑云建炎二年

一月五日記 宏治志

### 重修儒學記

劉邦昌

紹興十九年己巳邦昌守官嶺表客有以新知吾邑方  
公師尹民瞻祀先賢文相示者首云學經從事凡見於  
所行皆以所聞聖人之言願以經術為緣飾之具庶幾  
與邑之賢士大夫周旋揖遜樂斯民於禮義之域展讀  
數四既為邑人喜因言世及叔季士君子假經術以謀  
泰和縣志

### 卷三十

藝文記

十一

利一旦及官其設施多與所學背馳區區弊精神於俗  
吏沉迷簿案米鹽細碎畧無圭粟干於風化可以仰酬  
建立師帥承宣德澤之本旨甚者欲毀鄉校以防議政  
之口求其自信所學已不可得况望其推已以及人乎  
今公之志如此知其世於世務以儒術飾吏事居官可  
紀不減漢董江都倪御史公孫丞相矣辛未冬邦昌受  
代北歸先訪公政事之詳果聞其所行能踐聖言廉勤  
愷悌百里便安之歲考五書將遂及瓜而崇儒之意始  
終不渝邑舊有學幸脫於羣寇之克陷雖中經兩政隨

宜并理而縣歷年襁棟撓榱折垣頽瓦解不稱先聖所  
居公銳然一新之鳩工庀材營繕斧藻曾未淹時功大  
就緒殿宇堂廡齋館厨庫門墻漏匿整整可觀復遵睿  
旨遴選舉人分職其中厚餼廩嚴課程春秋祭祀必躬  
必親士類歸心朋來霧集雖贛州驚擾之際所在青衿  
散逸而必鎮撫有方絃誦之聲洋洋不輟陶染成熟閱  
兩科與鶚薦者十五人登桂籍者三人嗚呼可謂盛矣  
哉夫下車而脩庠序古人有之如衛颯之於桂陽秦彭  
之於山陽任延之於武威范甯之於餘杭未易毛舉其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十二

意雖善而未有才效可言然作史者已黠筆疾書侈大  
其事至今煥在緇帙况取效之速有如吾邑者寫之文  
字歆豔後來誠不可緩也邦昌以疣贅小知而承人之  
備數學校最喜吾道之有主張豈有目擊鄉閭盛事而  
敢以骯髒之文不足形容為辭乎用是具書始末併其  
歲月請鑱諸石非惟以傳不朽抑欲感激後進使皆樂  
從賢大夫之勸率有德有造接青雲以備器使不其偉  
哉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仲冬朔日記

宏治志

自王政不出於學校而政教分世之為政者徒取乎刑  
名法律之緒餘而不知修己以為治人之本其為教者  
則亦從事夫宮室觀瞻之崇以應文具而無瞽宗米廩  
教養之實是以風俗乖而廉耻喪邪說昌而民心惑天  
下無事猶得以虛文相緣飾一或有變為士者既不能  
表節仗義衛城郭而死封疆其為民則亦徇利以亡身  
背公而樂禍惑於邪說異端有至死而不悟者嗚呼政  
之本不明其弊固至於是何為治者之不恤也予曩繇  
洪省掌政秩滿退休於太和清節之精舍時高昌達理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十三

馬識理實監是州予見其正己以律人損上而厚下被  
服飲食儼如寒素刑罰不施獄訟自簡予故以是知君  
之為政者皆教矣及觀於州庠則禮殿尊嚴堂序有度  
師生衿佩洋洋濟濟又以是知君之為教者皆政也予  
是以樂而徘徊於是者蓋期月焉既而寇起汝潁延蔓  
於荆襄淮漢之間遂陷湖廣犯江右所過城邑無不望  
風奔潰其能嬰城固守奮兵而禦寇者百不一獨是  
州則先期而守禦備寇至而民志堅不惟君能秉節抗  
臨機制勝以徇國而其民亦能捐軀效死以從君

以寇屢犯境至敗北而去今年春予由贛江而下以境  
青原白鷺之間所過郡邑其被寇者既皆愴然為邱墟  
瓦礫幸而寇不至者則亦凋敝荒涼無復生意獨至於  
是境則兵衛森嚴法度整暇視其邑則巷市縱橫貨分  
隧別其交通往來者猶昔日也視其野則桑麻陰翳雞  
犬相聞其耕鑿作息者猶昔日也蓋不惟四隣恃之以  
為防墉而天府亦賴之以為楨榦焉余是以知君之政  
毅其厚於民者深矣噫使世之為政者皆能如君之躬  
行實踐之一二則其疏附禦侮者必有可恃而生民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十四

禍將不至若是其酷也歟日者州文學曲阜孔以立以  
君修學之事請記於子亟辭不獲乃勉為次第之初廟  
學重建於宋黃太史裔孫棐為宰之日迄今百二十有  
餘年君以至正九年之冬至明年而州守鎮陽張翼至  
其秋而以君至上下一心廉正合德乃節縮學賦經始  
於十一年八月之庚辰告成於是冬十二月之辛丑改  
覆殿門兩廡悉易其椽桷觚稜之朽缺及像設采色之  
漫漶者陶新甃以鈿其庭敞新檻以翼其序殿門外鼎  
建二廳以為齋宿之所左曰正心右曰肅容廣三十尺

書文有八尺深如之殿後奠明德堂而夾以新構二  
以居學徒左曰主敬右曰立教堂崇有六尺衡二尋有  
半直二仞室後則攀桂樓即其下為藏器二室又其傍  
作庖湏三間凡用粟百斛楮幣二千五百緡其未備者  
郡士龍渙仲章實助之且董是役云至正十五年四月  
朔日也

宏治志

### 重修儒學記

蕭執

大哉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渾渾然若天地之覆載  
也昭昭然若日月之更迭也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也

### 泰和縣志

### 卷三十

藝文記

十五

歷歷然若菽粟布帛之養乎生民也是故禮家議有功  
於民則祀之或謂二帝三王周公得位行道祀之宜然  
孔子則有德無位空言何補追配帝王祀其可乎哉於  
戲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孟氏稱之反有賢焉是必  
有由然者矣春秋之餘載稱素王漢晉唐宋之君北面  
執弟子禮恬不為怪冕旒黼纁元酒太牢辟雍有宮釋  
奠有儀魯城絃誦之聲文翁興蜀之學彼小國諸侯一  
率是禮今國家薄海內外興學崇文視昔加倍泰和當  
元豐間黃文節公作縣師帥人材輩出至今彬彬

五科以弟子員中凡若干人儒士舉弗與焉其責成於學之效如此乃歲戊辰陽至之月湖之安吉孫侯用和舉孝廉來知泰和下車之初謁先聖先師顧視殿堂門廡遂慨然曰學校育材地也圯毀弗治誰之責歟即日捐俸以經始之不期月棟宇一新而肖像彩緝臨之儼然靈星列戟齋舍庖厨一一備具何其壯哉遠近駭觀咸稱孫侯之賢能知先務之為急也已而閱再期有若社稷山川鬼神城隍載在祀典應廟食者皆燦然可觀煢獨無告者則衣之以衣偕廩給並行而不相悖且新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十六

其居處焉於是泰和興學之譽洋洋乎盈耳矣時執主堂試文留南康文之歸自西藩訓導王與善尹子厚語余以其故屬紀其歲月圖垂不朽焉嗟乎菁莪之廢興係為邦家者之賢否也魯侯於樂泮水言子游宰武城禮樂為教會稽守嚴助能興教化廷對輒用春秋然後知古之治民者政教一耳世顧岐而二之鮮有不視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孫侯服膺前訓政舉教行以上承祭祀之誠下體責成之意不賢能如是哉其作文節公之匹休殆見之矣銘曰帝世去遠斯文在茲傳之



心孔道載恩子津臣忠君仁父慈夷夏翕從倫誼推  
四方周流迺魯未幾定禮興樂繫易之辭巖巖春秋堂  
堂書詩秦漢逞威異端皆弛聖教如天日居月諸既蝕  
復明萬乘尊師王封彌加端居巍巍九五飛龍式際昌  
期六藝五經外內交治科第五興諸生扳躋學校育材  
責成匪虛維茲泰和忠義之區賢溪下車作新提撕載  
經共營迺煥乃資徘徊瞻顧不日成之肯構良材詠歌  
奚斯侯武孔修教化追隨二難合并百里驩虞羣廟丹  
青翼翼容儀祀事有嚴敬之敬之牽聯一書銘載穹碑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十七

罔俾文節專美昔時

宏治志

重修文廟記

曾蒙簡

泰和邑儒學之設久矣士子業詩書而譚禮樂彬彬然  
文風之盛他邑罕儷自入國朝洪武永樂以來士之麇  
戰於文場者自鄉試以至廷試屢占第一之選釋褐而  
登仕版者內而公卿郎署外而牧伯守令學校百執事  
道德文藝事業著稱於時者不可勝數何其盛之又盛  
也然儒學之設雖久故制湫隘棟宇日就傾圮聖賢像  
貌卑陋黷昧而庫厨祭器闕而不備凡前尹斯邑者率

國仍無所改作成化六年春奉勅巡撫江西大理寺卿  
夏公時正至邑謁廟周旋俯仰歎曰內朝向之縉紳所  
以任強亮參贊之責者其人非胥出於此耶而何學官  
若是之弗稱也時滇南譚侯公照以進士為縣尹履任  
適周有敏達而周慎蓋嘗有志於學而未暇及也公知  
之即喻意且曰吾有罰贖白金八十餘鎰貯憲司公汝  
往取之以為肇事之基未幾僉憲五羊陳公夢祥踵至  
即按囚徒罪可贖者得白金二十鎰亦以付侯為助侯  
曰修舉廢墜有司責也况興學育賢政務所先敢不悉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十八

心殫力以成之乎即召工師計之曰工博矣視憲司所  
付之鎰必增數倍而後可侯乃抽公帑之冗長輟已俸  
之餘貲會之猶以為未足乃疏邑之殷富者為勸助之  
舉邑之士咸曰是義舉也吾徒可怯乎莫不欣躍奔走  
承命恐後各出金帛米稻厚薄有差侯悉簿籍記之而  
擇義官耆老素慎而公者掌之以謹其出納於是學基  
之嘗奪於民者贖其二所凡七畝市材於南贛上流皆  
杉楠之鉅材十日撤其舊拓其地視前加三之一梓人  
與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

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厨庫周圍一新棟梁  
補壯而麗朽填塗墜完而堅鑿石竹蘭增禮殿之防  
丹於漆侈桓楹之飾南面之像配享之容兩廡從祀之  
儀莫不衣裳冠履雕塑繡繪尊卑有常等差有辨肇工  
於成化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夏六月落成巍然煥然規  
模可謂宏遠矣其木石之直工次之夥果符前日所計  
之數而非侯之晨至而夕歸審度備賈而無欺蔽別白  
勤惰而無隱遁則亦以能速以就事以稱美如是哉嗟  
乎聖謨洋洋治教休明凶若不專在屋室之觀也者然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十九

而狹隘少容則不足以展其典禮之懿頽圯不治則不  
足以起其嚮慕之心此憲司與吾侯用心之勤而不怠  
者良有以也然則游息於斯者尚可不觀感興起以無  
忘作者之用心而勉力進修以紹述前輩之盛美哉是  
為記

宏治志

大成殿記

直 廉

聖元稽古郡縣咸建學立師俾司享祀先聖先師教育  
諸生事尊道也然學宮非完美不足以聳觀瞻學祀非  
宏裕不足以支經費職焉而怠其事者往往而於

為常莫之怪也歲大德九襍秋八月前江州濂溪書院  
山長王先生來正我學始至禮殿久敝將壓廟貌屏翳  
闕如庖厨墮廢至寓齋舍問其廩帑則士田多為豪強  
私輸入惟其意歎昔之偷且懦如是惕然不遑寧亟命  
工先其易者以致尊嚴於像設隨條其敝控於廉訪分  
司僉事阿里察公憲掾陳文咸嘉其志力主張是首除  
宿昔奸蠹專檄郡佐崔秀玉考覈欺隱以復舊籍奉行  
勤恪端緒甫見代官陳遇嗣厥任焉越明年夏學計租  
益修廢補敝以次第舉謂古人營室宗廟為先乃度材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記

二十

鳩工撤禮殿上棟新之寸瓦尺椽悉緻而堅逾半載告  
成以其餘材及於庖舍傍屋無不完葺猶恨其力之不  
能盡改作也又明年經理田土事竟凡增米餘四十石  
增鈔餘一千緡初得請於憲府不專委於有司而分遣  
儒職周行遠鄉田里近郊則親履其畝故不擾而得實  
既庶事大者已集惟以殿宇未之賁飾為弗稱乃易大  
成殿頽甍如丹漆及外內柱植之半前楹窳稅戶牖咸  
加金碧工役凡五閱月代者垂至而始畢蓋三年之間  
無日不葺其間與諸上議必程式又莫不畢舉而無曠

闕落成之日士友咸舉酒祝賀告成績也而先生顧不  
有不懌色然愚私請其故先生曰所以盡力於聖人之  
居而致其嚴勵者固職也亦使遊聖門者起其瞻仰敬  
慕之心而服行其道耳非徒致飾於外為觀美也聖人  
之道何道也其言則散見於經籍之中其事則不出民  
生日用彛倫之外由之則所以中三極為人而與天地  
並背之則與禽獸無擇使我後之學者粗識知行以致  
其道得謂之人不胥而為禽獸者皆先聖之賜也王通  
氏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是則凡可以致孝於先聖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二十一

者吾黨之所當為者也吾懼或者不是之思以為有所  
為而為之也公是邦之老言信而可徵者盍為我誌其  
顛末以諭於衆而遺諸方來愚曰愚年則有之何言之  
足徵為先生之志誠不可不曰竊窺先生之志亶乎一  
誠而已彼悠悠曠瘼者固無足議其或一二勉焉者非  
利是務則名是圖故或暫勤而終惰始廉而卒貪等於  
曠廢宜也先生一無所為而為之越三載如一日非根  
於一誠能如是乎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  
誠者為貴今於先生乎見之使人人皆誠以啟

其職上無負國家建學立師之意下不為聖門之罪人  
道其不明不行者乎假先生不命愚尚當退而書之以  
與鄉人誓不彌忘况又有命其何敢辭因亦以拙成序  
述梗要如此先生名申祿發源西蜀今寓家廬山之北  
厥考諱公及故丙辰進士仕至宣教郎以學行著聞世  
家文獻有自來矣何可不書董是役者前訓導鄧應旗  
捐金相成者姓名詳於碑陰云

宏治志

道義門記

王正之

江西如泰和可以為壯縣矣然縣庠棟宇日就傾圯門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二十二

庭尤為湫隘若不足以尊儒教重士類稱崇尚文雅之  
意余簿於此位卑而力弗逮望而嘆者屢矣戊子之九  
月會嚴鄂衆推以為學之長未幾與其徒議以謂莫敝  
於學門欲一新之當自此始遂捐其基易之以樓所費  
則出於已與夫同志者不擾於官而民亦未始知之逾  
月而克有成蜚輦輪奐顯敞端正列岫聳於前大江橫  
於下可以俯仰可以遊息爭奇競秀若所未睹抱槩懷  
鉛之士於是益知所嚮其後年嚴鄂率其徒具石請書  
其事余心喜之久矣是有足書者題書曰天下之事必

之所寓者意之所寓也干戈之森然眎者其意武定  
廟之肅然入者其意欽登泰華者意必高航滄海者意  
必深凡人之意一也因所寓而有所嚮至於化民成俗  
信所寓之不可不謹若夫廣廩粟以周其食嚴課程以  
進其業教養之道非不動以至示人以隘所及者有限  
使人欣欣皆有不能自己之意實若有所寓也子衿之  
詩為學校廢而作也其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以  
一日之頃而能使人感感而思思而形於言則修之於  
既廢者入之意為如何故建一學樓若未足書然自學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二十三

樓之建而有以使人感動而知所向兼文藝而尚器識  
斥異端而崇正教息乖爭而嘉廉退廓然丕變此邑號  
為易治當基於此故余書之無愧宏治志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羅欽順

門以靈星名者尊則文廟次則社稷山川諸壇皆有之  
然莫詳其所以惟靈星之有祠也遠意者兼取其制名  
遂因之而立乎相承久矣而莫或正之蓋其慎也吾邑  
儒學靈星門嘗值震雷楹之中裂者二勢殊岌岌邑太  
夫太倉張侯寅以才堪治劇來自宜春甫及數月遂

而重建之規制率仍其舊而棟梁加壯瓦甍加密藻飾  
加精視大成殿門良稱門舊臨通道民居節其前相去  
僅踰丈許既隘且褻上下胥以為病者蓋亦有年倭乃  
徐致其人諭之以禮民輒承命遂以善價廣之得地深  
若十尺廣百有二十餘丈爰設三屏中隆旁殺石刻泮  
宮三大字陷置中屏之端而其墻劣通往來以從人便  
落成之日則嘉靖丁亥季秋朔也於是歲時朔望有事  
於廟中也進止周旋行列克整襟佩濟濟廓其有容人  
心之祇肅殆有加於前日者矣學師生僉謂茲盛舉也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二十四

不可以不書乃相率過余請為之記惟今制天下郡邑  
皆有學所以惇教而育才也學必有廟以事先聖先師  
所以尊道而明統也吾聖人之道高明廣大固有非吾  
言說所能形容者然而精粗本末初無二致為學者必  
明乎此然後謂之知學為政者必通乎此然後謂之知  
政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是知一門之建一屏之設雖  
則形器之粗而至精之理焉往而不在乎故或安於苟  
簡而漫不加意或務為侈麗而過用其心皆非理之當  
也若吾侯今日之舉用止以易撓闢地以遠褻設屏以



致嚴妥聖靈於穆清感輿情之素歎為所當為而心亦未嘗過用非知政之君子其能然乎由是道而推之天下寧復有遺事與過舉乎蓋凡為學之所講求為政之所彌綸固皆不出於事物之外惟物循其則事適其宜則道即此而行而其為聖人之徒也無媿矣敢因紀侯之績申舉斯義以告之吾黨讀者亦庶乎其有發云

稿存

整卷

經史閣記

傅麟

西昌舊有學教既久陋甚學長嚴君鄂既哀衆財於學

恭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二十五

之門昂樓以挹山水之秀復與諸職事謀締閣於講堂之後以稱是抑將為藏書之所恨力弗及也寢饋終不忘有志哉偶邑主簿王公攝宰書以朔旦來謁先聖罷嚴君試以其謀告且請曰非假公給之餘莫克就王公欣然從之於是斬山取材陶土為瓦官給其費於民無擾乃差日鳩工嚴君潛二三職事督其役不日而閣成目以經史危甍層棟鳥革翬飛勢干浮雲而與樓稱過者駭矚焉斯一邑之偉觀也其謀自嚴君始亦既有志矣然不遇王公果濟歟今之為邑者多以簿書獄訟為

急思日孜孜奚翅飢食渴飲如也於學校為疣贅未嘗  
過而問焉不毀之已幸寧敢冀其他抑不知學校風化  
所自出尤當留意者反忽焉悲夫若王公家世蕃綏而  
妙齡擢第蓋儒者也其為政審知所先後可無憾焉耳  
則嚴君之請新傑閣若鬼造神設匪徒為偉觀殆使簡  
編之富充牣其中力於為學而務博覽者恣其搜尋焉  
深推厥由意者亦數默先定自當爾非偶然耶余嘉嚴  
君之志有成且服王公之賢也於是乎書王公名正之  
字濟仲其先臨川人也若夫費用之多寡與勗立歲月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二十六

則畧而不載也乾道六年四月望日記宏治志

尊經閣記

歐陽德

六經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固歷世不磨者也凡  
經天緯地之士贊王道施教化發明理學聖宗靡弗從  
經術中來經之時義大矣哉西昌崇經重道者嚴氏為  
最宋紹興間有邑學長嚴鄂鼎樓於學門復締經史閣  
於講堂後為藏書之所吾邑經學之盛自此始已而嚴  
子方先生著易說十四卷獻諸天子藏之秘府吳文正  
楊文安諸篇紳先生皆行學思心知其意而能言之

亦越我朝而鏤板亡逸不可得而讀矣經史閣亦與勝國同歸漸盡焉迄今讀傅麟經史閣記不禁為之慨然也永樂十三年上命儒臣編輯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布諸學宮儲書無地識者傷之則有吾姻家世契嚴公成栗因經史閣遺址建尊經閣焉結構聳特歸然於學宮之東下堂上閣閣出重霄兩楹各置耳房廿餘間以為學者肄業之地譽髦斯士有功聖門規模宏敞為邑城墜是役也經始於嘉靖十年秋越明夏五落成公破千金有竒億心罷精以董其事邑人士羣謂公之崇經重道也於乃祖嚴鄂諸先生有光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閣之作意在尊經而暗無紀詠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邑人於道也於是乎書公姓嚴氏名臻一名成栗別號敬齋忠信而沉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性耽經籍至老不倦云

歐南  
題集

### 重修明德堂記

廖謙

繇龍集甲辰我西昌歸職方洪武三年歲在庚戌詔天下郡邑興學校訓弟子員設科分教法至備也於是守令爭奔走欽承明詔恐後六年癸丑大尹郝侯實來作

### 泰和縣志

### 卷三十

藝文記

二十七

縣越明年改通人和姦謫蠹剔以暇日臨學勉勵瞻明  
德堂梁棟欲壓土漏旁穿幾不蔽風雨慨然曰是師生  
講肄處也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况庠序乎弗修將無以  
稱立學意非予責而誰諉廼捐已俸倡致木石瓦甃鳩  
工之尤良者我之曰仍舊貫毋事荒作完舊而新圖之  
不兩月而工成堅緻美好視昔有加焉復拓地於學  
之東闢為射圃縱百弓橫半之中立觀德亭三間以便  
習射事凡射之械器程度悉備戟門外作橋以梁泮水  
內為先賢祠兩廡齋舍闌檻墻壁修舉次第必不使有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二十八

遺憾繪飾聖人像及配享從祀諸賢冠冕章服一如爵  
秩罔有毫髮僭差既落成謙以老耄承乏學事且三年  
於茲以吉日升堂招諸生而諭之曰夫學者學所以修  
己治人之方也修己之道明德為先德者民彞物則之  
性也學之不講德之不修將焉用學當用之時大司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曰六德六行六藝其曰  
六藝者非惟小學之學蓋亦大學成德之序其曰教三  
物而興諸學則升之司馬登之天府未有不由於所學  
也其曰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則雖閭里之細猶以

國之老臣為之師古者鄉校之重如此哉今天子受天  
明命混一四海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亦莫不有仲尼之  
化西昌當水陸要衝幅員廣袤方百里者二古子思邦  
也其民勤於務本勇於趨義士生其間篤學首禮尊尚  
儒雅雖兵戈凋瘵之餘不易素守號稱忠義之邦微教  
化漸被不及此而郝侯廉公豈弟為政急先務崇化本  
其興學育材之意每溢於言外一時同寅又皆文學彬  
彬之士故其設施措置必有大異於常者焉宏治志

按明德堂即今明倫堂也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記

二十九

泰和縣重修明倫堂記

鄒元標

西昌故古儒邑無論文獻甲海以內即明德巨儒代不  
乏人豈非巍然名區哉學故有堂舊額曰明德文信國  
手澤存焉後更為明倫堂久圯弗治會司李寧波劉公  
來署邑篆徘徊堂序嘆曰是惡足居多士所得贖金悉  
出鳩工更為新計明年寧國張侯覲歸復嘆曰此固司  
牧事而厘使君猷念惡用令為又復斥贖金佐之先後  
約費五百餘金未幾刺史杭州張公至復捐半年俸以  
成之不由公設不煩民蓋迄五月而告成事諸博士及

註青衿走吉水謁記鄒子鄒子曰公與侯德意有目者見之無似緩頰顧汲汲新斯堂者其義可繹思焉書曰天序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勅我五禮五庸哉曰典與禮惇與庸與生俱生非外爍我也明倫者明德在身我固有之也明庶物察人倫至舜極矣軻氏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夫順性而動由仁義行者也作而致其情行仁義者也明倫者明所謂順性而行者耳蓋夫子常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知即明也然聖人不以其不可使知遂已也黨庠術序教之有地司徒宗伯教

恭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十

之有人勞來匡直輔翼教之有方禮履之樂和之刑成之其義歸於使人自得而已蓋善教者如春風披拂物不知其然而然然後足以使人繼其志而矯其偏夫聖人豈故好為是不自逸哉聖人為子孝矣天下人有一未能孝聖人曰是子不孝也乎况人性本自孝也聖人為臣忠矣天下人有一不忠聖人曰是子不忠也乎矧人恣不自忠也聖人為弟恭交友信矣天下人有一不恭不信曰是子不恭不信也乎矧人性本自恭與信也衆人以已為身而聖人以萬物為身衆人以一腔為心

聖人知性者也有一人之不協於極皆性之餘歎也有世道之責者夫獨能已於憂乎嗟乎是道也天地以之位日月以之明江河以之流星辰以之麗鬼神以之幽而其義本庸庸常也又經也上自天子以及庶人內自中國以及蠻貊率未能有越是道者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心衆人由之為道聖人修之為教皆是物也予獨怪夫聖人之教庸德是程大經是經而世之學者往往跳於經常之外遊情溟滓脫畧名教自以為逃世網解天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十一

茲知者謂之亂常謂之拂經夫拂經亂常者是曰邪慝聖教所不容而德之賊也茲公與侯之所憂而新斯堂之義也或曰愛親敬兄蓋自孩提之知已然果可為明倫乎鄒子曰赤子之心真性也長而因物有遷矣蓋不與物遷者聖人之盡性也緣情起識者衆人之罔覺也今而有明所謂不因物有遷者乎予所願學焉元某幼而肄業斯堂長媿未踐厥旨敬本父師生平之所習傳者以復博士諸生之命而司李公與侯之屬望諸士人或有當萬一云爾是役也董其事者邑楚府紀善郭君

尚璿淮府教授曾君文光思院副使陳學聰縣尉鄔尚  
卿巡司郭天仁而相其成者學諭應君某文君某桂君  
某諸生康敏劉純臣劉若庚胡坤蕭景歐陽一舉劉公  
名其浙江寧波人張公名其涇縣人俱壬辰進士諸德  
政別紀茲特載學政云

鄒忠介 案張公名應泰善西二十六年任泰  
和初孫劉公名是寵量其人

脩明倫堂記

田惟冀

程敏政曰學宮為傳道之地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故  
天下郡縣自設學宮即有明倫堂合天下而遵是道也  
泰和自宋咸平四年改建文廟六百年來修廢舉墜幾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十二

歷春秋迄明萬歷知縣唐伯元清址整飭燦然改觀沿  
至啟禎千楯蠶午燭亂都城數仞宮墻其不遭燹蕩者  
無幾何也 國朝定鼎振興文教課令程功必以修學  
為重然糶散之後一時難以更新矧值寅卯之變又逢  
灰劫其歸然獨存者止聖殿耳日月遷流柱朽梁蛀穿  
陷難支於是知縣張尚善翰林梁弓生員羅林逸等斂  
資興工首葺聖殿存其餘者議復明倫而又紛紛勾貸  
歲減月耗幾歇其後冀常溯望并瞻有志欲舉因倡捐  
以充材進捕以充事就獲謀議備制而精堅較勝從前



而落成焉是堂也先為之教繼為明倫終為明  
德以明德者宋丞相文天祥所題筆也德明而倫無不  
明倫明而教無不立其義實相同爾獨是明倫既復繼  
此宜修者不一如名宦御賢兩祠易為齋舍祀則列於  
香案不祀則棄於室隅非所以妥先靈也復繼工役另  
闢兩祠以安其位且使周圍四面飾以崇垣櫺星兩旁  
樹以木柵庶幾泮水生春澤宮振響西昌文運復將應  
識於龍洲矣董是役者教諭朱紘訓導何天錫縣丞張  
震居典史楊大勳早禾司適修紀例得連類書之以紀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十三

其事康熙志

攀桂樓記

徐叔倫

堪輿清淑之氣磅礴結凝而成邑前挹澄江後引科嶺  
金魚插其左龍洲翼其右此西昌山川之勝而人物之  
所以彬彬也邑有學學有登雲閣歲久棟橈將壓焉豫  
章徐叔倫視事之明年縣計窘匱百廢未暇修舉獨於  
夫子之宮墻敢忽諸乃捐薄俸市材鳩工委教諭曾開  
吉董其事曾不兼旬命與翬飛規模如舊士悅之請以  
攀桂易其名時維某歲不敢挫諸友之銳援筆為大書

之是科舉於鄉者八薦於省者一升於監者三視昔為  
盛咸以為作新起振之效然叔倫嘗聞之士君子之學  
當以窮理盡性為本不當以科舉累其心蓋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之本利用安身即窮神知化之盛尊德性道  
問學致廣大盡精微之蘊自是充之則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分內事豈  
止竊一第榮一鄉哉不然則稽古矜車馬明經取青紫  
或者反得而鄙薄之故願與諸友商確

宏治志

修城隍廟記

陳謨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十四

洪武三年六月皇帝若曰載稽祀典城隍廟貌宜從改  
作廟在府者如府治之制在州若縣者如州縣治之制  
舊有土偶像設者胥毀為塗墍在兩廡者還以塗兩廡  
壁在正中者還以塗正中壁而圖畫雲山於壁上凡神  
座几席悉如官廨儀署其主第曰某所城隍之神大哉  
制乎一洗末俗之陋以從祀典之正於是省部斟酌格  
式移諸外省外省欽承唯謹下諸屬郡罔不虔奉泰和  
令尹嘉議大夫前御史劉公宗啟政肅人和令行衆趨  
刻日完工暨厥僚佐縣丞陳君舉善主簿楊君高馬



重修土地祠記

劉鴻

土地祠非古也古之意存焉禮諸侯祭封內山川明禋  
古府州縣治必立社以祀當方之土而縣衙又有所謂  
土地祠者方位有大小而神無不在要之非甚妄也泰  
和麗醮之內儀門之東故有是祠成化丁酉前尹王侯  
狹小其制作而新之命邑人周先誠尸其事久之祠復  
就圯適今石埭吳侯必顯以名進士來官敬神愛民首  
教修舉而少尹丹陽鍾侯尤克贊之用邦作乂先誠奉  
侯教令徧謁民間好神者卑通枯索銖累寸積以臻其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十六

成棲神有龕揭虔有具朝夕有事祠下祇祇畏謹虔若  
孝子之事父母又於城樓之顛為金碧神人之像以風  
誘愚者使之向善神道幽遠雖未可知而其志則可矜  
也易曰邑人不誠上使中也若先誠者非有感於吾邦  
賢大夫忠誠恭敬而然耶既集事復白侯請得名言以  
昭神威德且記祠事侯以委予先誠得命一見則匍伏  
長跼道左虔不可拒於乎予何言獨侯之教不可孤而  
事神之義有不容不講者夫崇闕廣庭儀容儼雅有事  
於宮者無不禱焉仕者思通後者思進於官者思伸疾者

為副之鬼神之言凶堙耳福善禍淫如合左券而今而後登斯祠而祈靈者盍亦思之其君子公勤而廉怒其小人執道而奉法毋作奸以罔上毋假公而濟私毋作好惡以搖公是毋為龍蛇以瀆邦經為孝子為弟弟為廉吏為良民如是而神有不福之者乎其或不然徒從事犧牲灌獻之間而彼造物者方且震怒於冥冥之中矣何望其歆格也哉侯平日省身克己畏天命而悲人躬與夫所以喻僚屬教吏民者蓋亦如此吾因表而出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十七

之俾刻之石以告來者使相與道民於正

宏治志

鄉賢祠記

劉將孫

凡郡國有學無不祀道統諸賢及鄉先生豈惟祠事為然亦使游息於斯者考論其人其世而得其所以為古之人焉此古者建學立祠之意而亦三代以來君師之所以教也吉安泰和昔望縣今為州文獻江西甲乙其學校有明倫堂堂之左則祠道統右尊鄉先生世遷迹熄燧弗復理而州學遂無先賢祠延祐乙卯安成士黃瑞德來正是學惕然流風遺澤之不振爰蒐故實慎

謹圖新美於儒先廼獲耆舊墜簡有邱貢士節父陳兵部彬所為泰安祠堂之文在瑞節俛而承曰前修之宜祀弗祀我不敢知壹舊貫之仍於講堂之左奉周元公邵康節張獻公程正公純公朱文公右奉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三顧清節蕭先生楚字子荆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文信國公皆其舊也惟是德祐乙亥寶慶倅攝守魯忠愍公如驥書舍生取義章於壁投死即江南北所共知為西昌光爰以配享先賢父兄弟咸無異辭既擇日立祠舍菜以告於先聖先師妥靈奉安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十八

願記之以昭示方來予惟西昌之華高亦廬陵之趾美幸得以文字備執筆其可過佚前人光以不敏辭既詳其所以祠者著於篇復諗於同志曰嗚呼大道之行與一代之英吾夫子已不得與於斯矣自是以來或鉅公無與於廢興存亡之故或匹夫而有關於晦明盛衰之此所以與起於人心而維持於斯世者諸賢尚矣三先生獨學春秋於政宣廢棄之間有以開編修執筆執之大義屢後澹菴制師服服之魯公以可去可守之仁獨毅其自任於域邦疆之冠與燕山之鄉衮一節

古於道義者人爵所不論發於忠誠者利害所  
不計也昔先民濂溪東菴以師道開正學晦翁立朝四  
五五口耳建炎之難杜充以丞相不死陳邦光以侍從  
不死忠襄以一倅死之三顧之教忠無以異於諸賢忠  
愍之死倅又適類於忠襄然則學問師友固必在阨窮  
惡約之間而全大節亦或出庶官百僚之末歷選古今  
何莫不然其所以祠者豈徒世道人物在是歟而吾黨  
之士亦可以自強矣嗟夫生也衆人遇之沒也至於鄉  
思其人慨其不可見其責有在矣忠愍字德稱第淳祐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十九

庚戌進士所至多惠政身沒後二十餘年始歸其骨葬  
之鄉人欲為祠實甚矣黃君起立正學以來廢者興弊  
者補而必以祠堂為先殆知所本云延祐三年冬至日  
記宏治志

鄉賢祠記

余學夔

泰和儒學舊有祠祀鄉先生歐陽文忠公益國周文忠  
公胡忠簡楊忠襄楊文節文信國公及忠簡受業師清  
節先生蕭公子荆祠久而廢元延祐乙卯學正黃瑞節  
復起祠宇以宋寶慶府通判曾忠愍公如驥附焉劉養

吾記之經久復此碑亦無沒洪武乙卯知縣郝思讓從  
訓導嚴從禮邑士曾本立之請設祭主祀諸賢於東廡  
末位教諭廖謙自強記之宣德戊申刑部侍郎吳公廷  
用奉勅清理軍政謁孔子廷謂宜別建祠祀鄉先達令  
翰林侍講曾公鵬時典縣幕承命建祠於學之西偏邑  
令鍾侯量命工肖諸賢像於祠今司訓邑士王積天台  
盧耕協謀刻石而屬予序其事焉自古有道德者配於  
瞽宗瞽宗學也宋德隆盛君聖臣忠諸公遭時奮與相  
繼顯庸歐公首以道德倡天下為宋宗臣益公為相雍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十

容廟堂善類多所引用忠簡斥大奸扶社稷中興奏議  
與日月爭光楊忠襄文信國曾忠愍死節高風偉義師  
表百代文節清節卓行上下諸公間廬陵士居縫掖出  
搢紳者皆則而像之表表偉偉光照海內以諸公為之  
倡也秉彝好德之心自興起於不言之表斯祠之建豈  
不有關於風化者乎予不敏歷仕三聖罔所建月何敢  
贅辭於其間特以二司訓之請不可固辭遂書其實以  
告後之人焉正統四年春正月望記

宏治



其有臺綬地有百里宗工碩師來宰民社三千之留  
年之重俾其風俗得以矜誇雄視他邦非千萬人中卓  
然而特立者疇克爾耶稽諸聞見不能追數而其尤者  
萊國寇公之於巴東文忠歐陽公之於夷陵文定蘓公  
之於績溪龜山楊公之於潮陽是也當其操刀製錦曷  
異逐隊隨羣而乃愈父愈光抵掌揚眉而談說者得以  
藉口而不能默何耶山谷黃先生之於西昌亦然也西  
昌之為邑固同也其所以有此者不同也以其不同則  
山川氣色端若有殊快閣之景為之傳徧天下觀山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十一

泉為之清連河曲居者寶之過者敬之度其勢至於無  
窮無盡大抵賢者名迹必有堂以表異西昌於此尚為  
闕典今者令君淄川恭憲王孫趙侯師真來繼前規政  
事巨細畢舉閭里遠近稱善蓋其所施有所祖述因築  
堂於快閣之右隅以副邑人仰高之意具以書來委謬  
記之竊謂賢者之見慕於後必有所主主於慈愛者慕  
其仁主於剛果者慕其義是乃前所謂卓然而特立者  
然則此於山谷其說謂何東坡知音之說曰瑰奇之文  
絕一世孝友之行追祀古人以此而推慕山谷者一

言以蔽之曰文行是已使登斯堂者莫考其文行而日  
勉焉斯乃侯所以惠此邑之本晉侯宇周臣觀此堂足  
以占其趨向矣宏治志

按龍諤新志作謝諤誤此從李志

太和州重修快閣記

程文海

廬陵有閣最一郡之勝在太和東南城上邑令太常博  
士沈遵名曰快閣迨黃太史庭堅繼至賦詩其上而閣  
之名聞天下蓋自豫章沂流五百餘里江盤峽束牽挽  
鬱隘罷心怵目至是而山平川舒曠朗褰開躍然如龍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十二

蛇之伸鷗鵬之息跂而顧快可知已邑為州官事繁遊  
覽廢閣壞為廐為驛獄訟之庭豈復知有所謂快者哉  
至大四年邦侯聖陰徒貳車楊學文議改作而侯以監  
察御史召留俸五百緡屬寓公高安尹嚴用文成之已  
而即侯祐來議克合掄材徵工撤而新之為屋三重重  
十楹前為閣後祀太史中為燕休之堂三年而畢登斯  
閣也天高水曼陽開陰翕禾黍滿野舟行如飛仙地之  
勝若始闢焉明年高安之孫莊來京師以圖請記且道  
之

至治之稱也閣曰快自得之謂也治欲其至而民欲其自得蓋相頌也民不自得求其治之至難巴山川雖勝而暇登覽乎哉於乎太和邑也而為州中尊而親乎下民下而敬乎上上下下各安其業非自得之驗而至治之候乎如此則是閣之勝最於一郡乎哉書以遺之俾刻之石董是役者劉冲蕭佐延祐元年九月朔記

山谷祠堂記

廖自強

繇江右上泝流至西昌有閣傑然臨於江之上者曰快閣快閣之右有山谷祠蓋山谷以宋元豐間宰是邑其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記

四十三

落木澄江之句一時稱絕祠則後宰趙師與所為也書快閣二大字楮於閣之上黃韭也買田以壽祠者黃韭也祠廢而重修之則郡別駕燕公補作也自壬辰以來兵連禍結餘十載不解祠復廢歲甲辰今通守黃公允中實來佐治越明年政有經理民有常業乃登高臨遠慨然思昔賢流風餘韻之猶在而祠廢不治豈惟黃氏子孫之責抑亦官是州者之責則拓地於故祠廢址而置之實黃公之職也祠後為堂前為間曠之地復買田

使甲乙世掌之既落成士之來遊於祠者

師其言想見其人訂在元豐間見山谷而吟咏於其側也余嘗謂世之君子何代無之幸而遇一跨之賢士大夫相與左提右挈遊揚其名於天下可傳於一世若山谷之東坡者蓋亦罕矣今其祠宇面大江皆通衢過其下者顧瞻遺像摩挲石刻曠數百載猶一日求蘓門之學士思當時之師友孰不悠然有感於今昔之所同而不可復得矣昔王君滌為潮其養士治民一以韓文公為師願新其廟者聽之蓋東坡為膠西求蓋公之子孫不可得則治新寢為堂而日與賓客僚友游息焉夫士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十四

之相感其氣類應之若雲龍若桴鼓若呼堦澤豈無其故哉而况其子孫之賢世之官守而有不用其情者乎此允中所以有光於三黃之後者歟傳曰德厚者流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吾於山谷祠見之抑西昌山水明秀民俗淳厚士有摩踵接號稱忠義之邦安知山谷之神不馭風騎氣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與造化遊而時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知之黃公名珪允中其字本鑿井世家其治民寬御吏肅賑饑恤貧均賦抑

德之家教云宏治

山谷祠堂記

尹直

快閣之西有黃山谷先生祠蓋先生以元豐三年來知  
縣事凡八載有遺愛後宰趙思與因民之思建祠祀之  
而後黃萊又買田以壽祠國初甲辰歲先生遠孫珪來  
佐州治修祠益田以供祀事宏治壬戌秋祠旁慈恩寺  
火延燬殆盡時御史王君哲叅政王君綸少叅董君威  
僉憲任君漢王君啟太守張君淳行部蒞縣顧祠舊址  
庫隘謀遷於別所予諗之曰快閣之名以先生詩顯故  
祠必附於此宜拓不宜徙諸君聽之於是大尹楊侯南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十五

金少尹吳侯貴祗承輿意協力措畫即寺所毀殿址而  
重建焉規制崇宏偉然改觀乃來徵余記因竊有感焉  
自古君子之與小人並處若薰蕕然卒見忌媚擠斥流  
離困阨以至於斃者初豈有詬忿奏惡批鱗觸諱桃虺  
搏兇之過哉惟君子制行之端方詞翰之精妙議論之  
忠確獨為清議所與而彼方自覺其渙忍齷齪無一奇  
可取畜憤懷愧一旦得志謀去異已畧無顧忌噫此君  
子所以恒屈於當時徒以文行風節遺恩啟嘆於後世  
若先生是已先生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而充長於詩兼

工真行草書初荆公見其詩擊節嘆賞稱為奇才東坡稱其詩文超軼絕塵至舉以自代有瑰偉之詞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柰何始以議市易不便見忤於趙挺之繼以實錄直書為詆誣見据於惇忮最後挺之又撫承天寺記為幸災謗國排擠不遺餘力遂致貶死宜州夫以衆君子譽之而不起以一小人擠之而遽殞先生果何罪以致此哉雖然距今數百餘年凡昔履歷竄放之所反皆為詞人韻士顧瞻鑽仰之區而影堂像祠在在尸祝不特泰和然也視彼小人泯焉漸盡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十六

或遺穢流垢唾斥於人人孰得而孰失哉

康熙志

重脩黃山谷先生祠記

黃士禕

山谷先生以元豐三年來知西昌凡八載治尚平易縣用無事時方課鹽羨急先生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公暇時有所寄以抒其高逸所云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者此也夫以先生邁往不屑之韻俯同羣倅誠難為情而憫勞盡下務簡而理得夫豈少功之才哉嗣累遷著作佐郎如集賢校理以實錄見忤惇忮歸以黨籍展轉放廢與蘇公同崇寧大歷間朝廷禁上蘇

黃詩文貴錢增至八十萬禁念屢而傳愈盛文人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蕪黃詩便以為不韻最後趙挺之撫承天寺記為幸災謗國排擠益力致貶死宜州方先生之在宜也無居可儼寄住一城樓極為湫隘秋暑方酷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先生飲酒薄醉坐胡牀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人曰生平無此樂也未幾而沒先生歿當世知與不知無不感慨流涕痛哲人之既萎也嗟夫小人之力能借人主之權使之迫窮禍患以死斯亦快心之極矣至禁之而益傳困之而愈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十七

有以自樂投之死地而不能使其蕩為冷風煙塵身沒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則人主之權亦有時詘小人之技雖殫而卒無以加先生有祠在快閣之西歲久不治中丞昭度蒲公太守希有林公邑侯存初吳公愴然興哀思結異世之契曰風猷尚可彷彿衡宇一何摧頽捐俸整葺頓復舊規今夫俗吏之所以牧民者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於事既煩理成不曠汙可小康未可謂本務也傳曰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即才諳之吏功成事立綱目不立皆小道小善耳古之大臣意有所

獨至而事若有所不切蓋所圖者大而託契者遠也今以三公之令績不勝書也余皆不復稱論而惓惓獨識於此

快閣紀存

修復快閣記

陳舜仁

快閣縣治東南一里而儉山谷詩所云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者是也山從禾川來起伏隱見迤邐奔赴歷武姥玉華之勝沃為平壤今縣治在焉苞精孕靈隲衍磅礴而是閣也適當闕捷之區堪輿家曰宜數百年來興廢可考見歲戊子燬於火邑大夫耆宿咸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十八

謀修復予心領之而工費浩煩未敢也無何貲捐者淡至為請於司府司府允諧以庚寅冬經表會計銓材受事辛卯春斧斤競奏舂鍾雲來甫歷夏而傑閣凌霄飛甍掛日爽塏恢宏較前什百矣凡為閣三重前曰小瀛洲可供吟眺負棟而立者凡十二楹中仍為快閣其止額曰太史高風可列筵几負棟而立者凡三十六楹後曰藏經閣存舊也西方慈氏棲焉負棟而立者凡五十楹聯以修屐中通小徹山谷忠節二祠左右並僧寮會館咸就修理越三時告成白金以兩計者一

四百



讀書人計者三萬四千有奇於是一時人事懽喜  
讀歎所未曾有雖地脉恒流人靈未改而屬當鼎建則  
作我屏障翼我文明關之為利其大矣乎子服而落之  
見秦蜀三顧諸山勢若龍蛇飛動蜿蜒天矯爭秀競爽  
俱來指顧之下至其巖岫巒岒則層空為隘紫翠變幻  
則設色非妍矣賴水經帶匹練瀉空千艘萬河往來織  
浪班坐而帆影侵眸凭闌而波光盈掬方隅之內稱勝  
覽焉夫昔之吏茲土者幾矣獨山谷之名與此閣俱存  
高臺廣榭窮奢極麗一旦蕩為瓦礫之場鬱為荆榛之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十九

叢者又幾矣獨是閣也以山谷而得久則世所稱不朽  
者果安在乎余惟登高寄賞刻燭飛觴此騷人之逸致  
而非經國之訐謨弔古傷今慷慨悲歌此烈士之壯懷  
而非齊民之要術矧閭閻匝沓則覆盆之寃難燭山澤  
糾紛則萑苻之伏可虞水以載舟激之則覆蛟非巨響  
聚而成雷其民柔無務以威劫之其俗儉無務以奢求  
之其弊也巧而善匿無務以術窮之則後之登斯閣者  
將必有愀然色變怛然心動者矣而可徒云其觀之樂  
是役也首標勝舉則大參郭公憲副王公楊公主

政周公規畫指授則少參龍公經費出入籍戶登之則  
唐錄歐君孝廉陳君子惟督視考成而已遂為之記時  
萬歷辛卯仲秋月快閣  
紀存

重修山谷先生祠堂記

施閏章

施而為政發而為言君子之所以垂世行遠者也其人  
有足傳則所居不必有奇蹟而一言一事俎豆之不衰  
豈非其流風餘韻入人者深與昌黎之於袁子瞻之于  
登到郡不過數十日膏澤未究去而民祠之鳳之在岡  
麒麟之在郊景星卿雲之在天所見必書人爭覩之以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五十

為快賢人君子亦猶是也故其所生之鄉所仕之地及  
其所遊處往往追思而俎豆之况其被澤既久予人以  
不忘者乎嗚呼後之聞其風者可以興矣山谷先生令  
泰和數年史稱治尚平易不與諸縣爭鹽矣吏不悅而  
民以安蓋吏議之與輿誦其不相蒙久矣民之良牧豈  
有赫赫可紀哉郡志載其政事之暇窮搽谿谷遇勝處  
輒題墨今攷其集中西昌詩頗少而快閣蓋偶然之作  
無意求工者前人之閣遂舉而歸之先生且建祠其旁  
與閣相終始屢廢而必興士大夫追和其詩至於今不

卷三十一

不免文史之禍遺說以

西江詩派予未能多讀獨愛其書法而其雜著文辭多  
 湛深性命之言非詞翰諸家所及故雖歿於謫所超然  
 蟬蛻不以生死累其心子瞻所謂獨立萬物之表而亟  
 推其行誼文章有以也壬寅之秋予嘗登快閣時久雨  
 江漲四望廓然憑欄移日而祠之蕪穢久矣且假閣為  
 倉廩委積狼藉乃斥而修之與司李胡君各出其力以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五十一  
 屬蕭生伯升會邑令置倉別所閣既聿新祠用修舉予  
 喜為書其事嗟夫山谷豈以祠重哉康熙丙午仲冬月

快閣  
紀存

快閣附祠記

田惟冀

西昌城東隅舊有慈氏閣宋初邑令沈遵易其名曰快  
 閣元豐四年山谷先生咏以詩由是閣不以地傳而以  
 人傳不以人傳而以先生之詩傳也閣右為慈恩寺寺  
 中有醒心亭先生嘗憇於此後宰趙師真從民所請建  
 祠祀之自宋迄明祀典罔缺宏治壬戌寺僧弗戒於火

併祠燬焉時邑令趙南金陳於上憲力謀興復爰割寺  
基聿新其制顏其額曰太史遺芳沿至萬歷烈火為災  
祠像被焚俎豆之地變為瓦礫之場良可慨已今舊祠  
未復歲祀尚行為思落木千山澄江一道先生生常登  
眺於閣上死應神遊於閣中且昔日之閣既因詩而得  
名今日之祠又因閣而不廢即祔祠於閣亦無不可冀  
數載領簿百憂薰心然景仰先哲神無所依耿耿於心  
用是囑二尹張君佑值備料董事課工葺其椽瓦之剝  
落者擴其門廡之庫隘者修其櫺格之殘缺者飾其牆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五十二

壁之漶漫者閣之上刻先生詩閣之下塑先生像使天  
下頌其詩瞻其像知先生文行風節炳耀今古豈不快  
哉嘗攷宋崇寧大歷間勅禁蘓黃詩文賞錢增至八十  
萬嗚乎此不過趙挺之之嫌隙陳舉之矯誣章惇蔡卞  
之奸惡耳豈知禁愈嚴而傳愈盛即謫徙貶竄之鄉在  
在尸祝而所遺詩文惜如異珍又寧止快閣為然哉然  
宋嘉泰間先生之孫諱斐者買田以贍祠洪武間先生  
之遠孫諱珪者復增置其田七星存古錄先生之祠記  
生之祀簿也柰何田有定數租有減額豈有常品

而世之人紛紛從侵其租薄其祀也是亦先生之  
而已康縣志

劉公生祠記

羅 敏

古之賢令尹有功德於民生為立祠已耳未嘗寓於學  
舍而見慕於士類者今邑宰劉公以銀章苦服繪像於  
孔庭之右為士類追崇像而生祠之何哉議者咸曰西  
昌置學舊矣初未甚雄偉建炎間而一新焉未幾賊寇  
入境乘風縱火勢若燎原比屋相延數日不絕凡十里  
間官廩民居郵亭驛舍僧房道院委棄灰燼者不知其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五十三

幾區惟是夫子之宮危脫於虐焰之劇處若有神物護  
持嗚乎豈天未喪斯文將有啟於來世故耶自是厥後  
學製錦者出不由此往往念其猶存每每期於盡廢也  
於是一變而為酒坊再變而為兵屯又再變而為厩厰  
又再變而欲併有其地矣倡優訕笑介冑新梅糝糠汗  
漫於吾夫子靡所不至在陳之厄何以加哉志士仁人  
拊膺扼腕不能揀止間有通儒被檄權局方屬意於繕  
治而代者已及門矣公下車之三日謁先聖先師畢周  
行而徧觀戚然改容而歎曰世亂則學校廢雖同眾多

難而法度固存吾道一至於此可坐視而不顧哉  
命工鳩徒折棟壞榱斧而易之頽垣敗砌將而葺之蒼  
苔碧蘚鏟而剔之黃茅綠草薙而熄之然後正其門戟  
嚴其廟貌黼黻文章之服燦燦而彰明簠簋籩豆之器  
秩秩而備具逮上下釋奠則盡率此邦之名士周旋揖  
遜於其間仲尼之道既蝕而復明武城之風既頽而復  
振尚有托軍儲為詞必欲中分其宇者公知其異趣而  
不可固爭乃須假之勿與較也是何異於孟軻之闢楊  
墨韓愈之排佛老其難者哉黌宮肇修祀事既講逸衿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五十四

佩於城闕者公皆誘而還之擇士以司其教道又植三  
槐於門徑使學者來遊於此芘清陰之餘思黃中之義  
異時居上公之位必能懷天子之民不但耀軒冕夸權  
勢圖遺利於子孫速衆謗於鄉里也有以公事至於偃  
室公酌其情之輕重察其理之是非或謝而遣之或拂  
而教之非特迄代不辱一士士有辱於昏吏者公知其  
非辜而不能自直力為稟之州牧達於春官俾刷其恥  
而後其舊則其衛道之嚴與夫愛士之篤可謂屢出前  
古矣用是而生祠於學庸非願服之心乎公之作邑謹

序之教聞絃歌之聲於師旅之餘饑饉之後見其為  
生祠也固宜時紹興七年八月初二日庚辰

按此校宏治志有刪節遺今從之

宋寶慶通判贈教文閣待制會忠愍公祠壟碑

尹 臺

宋至咸淳德祐之後天下事殆若被隄壞障不知整溺  
所從出矣大臣實身圖免則志顧主之忠小臣獻城乞  
降則甘事晉之辱反面易心鮮復自立於人道者舉四  
海皆是也獨吾廬陵之士倨然以忠義抗振其最顯若  
泰和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

五十五

丞相文信國公固天下後世所共歎慕嗟思其事與天  
壤俱久長不歇矣乃時先丞相死者又有寶慶通判贈  
待制泰和會公世多以丞相就義從容為難能視待制  
殺身慷慨若少易者不知二公蓋易地皆然不當以難  
易先後論也夫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相之與  
君其受事社稷同耳故社稷一日未亡則相不可一日  
遺其君獨死故信國聞關四走流離千挫奔赴主后於  
南北播遷岷海飄泛之外至六年幽繫燕獄人心天命  
無復或然幾微之望然後不得已以其身殉焉斯所謂

仁至義盡雖聖人不能易其行者也乃若待制在寶慶則所治有大夫之衆而所守有士之制其身與封疆人民相存亡無他畀任可託委者不以慷慨自訖絕欲從容奚就哉故公之判寶慶與並時安撫李公芾之守長沙其事同則死不容或異豈信國所可例槩也乎故余與公之死推比信國誠論其心與事之符合不在難易先後之迹也公名如驥字德稱舉淳祐庚戌進士歷官所至具有功績用薦判寶慶郡攝守事是時元兵既陷臨安而湖南城守望風靡潰莫救獨長沙寶慶堅犄角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五十六

相持故公與李公迄著節死一時明年為宋景炎改元太學生上書言公事詔超公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諡曰忠愍宋既亡元不為立祠明興百有餘年褒表忠節宏治丁巳巡按湖廣御史曾公昂檄郡守馬自然疏言之事下巡撫御史沈公暉議可遂合祀公於寶慶城東參政賀公祠中春秋有司涖事著為令嘉靖壬寅巡撫江西都御史汪公元錫復檄泰和令王春澤祀公其鄉則始建祠邑東城祠地據澄江快閣之勝蓋即公死難時書考功印紙所及者也後十有六歲丁巳巡撫都御史



祖兮從烈孫渠忠引節兮我邦祇弗弛以興兮厥克  
世世報德始兮宜永勿怠公祀

西江志

忠義亭記

胡 直

族之社溪蘄州守近湖先生偕從子常州通守濟川以  
書抵族子某曰先祖可山靜山二公咸以布衣死宋室  
子所諳也頃年二公幸從祀台之仙巖又祀郡之螺山  
咸列配信國丞相左右亦子所躋也然二處皆獲名賢  
紀載傳遠獨站口故有忠義亭久圯嘉靖丙寅奉督學  
徐公檄徙金臺渡口峙構一亭中樹木主祀丞相而二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五十八

公各以主配享皆其子孫自出力經始出台州通守姪  
濟世而措畫則常州姪獨殷蓋二郡則因丞相逮二公  
今子孫則因二公崇丞相咸以忠義故歷今二十年矣  
則子所過而徘徊者也不可無言以紀其事直按省郡  
邑志與諸載籍及吾家譜可山公諱文可有謀畧擅騎  
射方丞相輯兵勤王公散家貲起義先夕丞相夢火明  
日覩公緋衣謁軍門喜甚曰殆天以賚我耶更名曰夢

祥為都巡又嘗贊公排蓬一見圖有忠肝義腎之  
公被執間脫歸復集兵赴難三逐口馬

靜山公諱文靜公弟也丞相嘗過龍泉訪妹壻彭震  
龍宿公家靜山得並謁署為提督可山公後提兵過贛  
以詩二首寄勉靜山期奮義作奇男子已而元滅宋天  
下罄為元矣靜山公猶亢不服元兵將屠泰和邑何侯  
曰今不靖者惟胡文靜一家耳邑何與焉乃集鄉兵入  
沿峽執文靜至站口欲招致之文靜仍亢不屈曰吾寧  
死不負宋遂被殺屠其家數百口一時人悲公兄弟死  
事呼胡氏為勤王家云弟在元時猶多諱言明興邑侯  
宗公耀過站口訊故老得其事為建昆弟忠義亭於其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五十九

地後圮乃移金臺渡口即今所建是也靜山公事獨記  
於楊文貞王文端二老而邑志以向諱言逸之比者邑  
唐侯復修邑志某數為語靜山公事侯固奇之則以當  
事者庸墨竟格弗入悲夫二公者當時乃心惟在宋舉  
數百口靡之不顧其祀不祀志不志即亭不亭又曷足  
計哉古之忠義夥矣夫惟懷忠與義也則各有所荷有  
荷則欲有存弗存則不能不與俱亡故有荷一城死一  
城者荷一國死一國者未有荷中華死中華如二公者

荷一國死一國者未有荷中華死中華如二公者

事邑西北有不靖搗虛特起侯率郡衆士來將天史  
逸德將玉石俱焚侯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實西  
北肇亂而一邑人罹災可乎亟引兵向西北就道歸屯  
邑不覺而賴以全免者不下數十萬民命次年七月又  
有自廣道贛突邑之東南據鍾步渡侯率衆造靈護廟  
誓于神曰維爾有神尚克協相同俾起落於茲虔劉我  
民以作神羞勗哉桓桓抵敵所不愆於四伐五伐迄用  
有功脅從罔治是二者匪侯之力臆隨塗地可勝道哉  
明年春正月十九日侯沒於官舍後一年顯靈於攬秀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六十一

亭敬為宇十楹召匠度工如之今正祠一拜亭一瞻仰  
亭一右附葛將軍祠祠後為庖一所又十一年邑西界  
湘楚寇大作百姓愁靡措官命邏卒閉關卧守一夕城  
之西門旗幟盡偃若有鐵馬聲則侯與靈護廟神自西  
來歸縣是寇不敢望泰和夫何以若此哉生而曰吾官  
守不敢不勉死亦曰吾官守乎生而曰民社所寄死亦  
曰民社寄乎或謂侯未來泰和時會一巨人於洪孺以  
泰和之民曰慎勿殺及侯來視簾之明日謁靈護廟神  
如洪所見故侯生死保佑於泰和雖然抑崇以侯之事

求之古史嘗稱三后惟能殷盛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於  
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今觀禹廟  
於塗山稷祀於社惟伯夷失祀豈以黎民飢溺則典刑  
非所急者故禹稷救飢拯溺之功有在伯夷之上然禹  
稷生有功於民死無與焉而侯之耿耿雖死如生則民  
之戴侯侯之血食於民詎有數哉繼侯而來則惟典刑  
之中匪直如侯之前日禦捍之難而典刑有失厥中則  
斯民傷前修溘埃風而上征又詎有數哉夫人出入祀  
門戶飲食祀竈居處祀中霤行作祀行矧由藉侯禦捍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六十二

而迄至於今日休而輒忘所祀乎中拜侯禦捍生全之  
功大矣元貞丁酉春三月謹書其事於石且作迎享送  
神之詩俾祀侯者歌以祀焉而併刻之侯諱抄爾赤汝  
州如縣人第忽都魯踵兄任三年去其詞曰遡金華之  
苗裔兮白石羊初筮修然兮侯之鄉是侯之鄉兮西昌  
月明天遠兮東西以徜徉勾頭之村兮薛店保塵埃走  
送兮闖紅棗投鞭兮斷流渺瓜渡兮都郵民蚩蚩兮柯  
脩有此邂逅兮侯追老仙以來遊是屏兮是翰里門夜  
闌兮眠食泮真受賜兮到今羌汗漫兮恣騎鯨時繼

顧分林林絕水火兮刀兵驅厲尾兮山之凶人付之  
報兮藉漣縷於楚靈鼓竿附陳兮之酒漿與肴蒸悅總  
兮侯來臨豆之錯雜兮位果歆世世歆福兮福我民

按是時西北不靖即六忠內胡文靜一輩起義也

忠義廟祀典記

蕭基

嘗觀史傳所載封疆之吏遭時清晏優游奉職而境內  
又寧聲聞當時者何限豈必魁壘奇傑之士哉世平則  
中材外治而有餘蓋自古記之矣有如國運式微神器  
脆就崎嶇戎馬之間食不宿飽寢不帖席出萬死一生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六十三

菱禍亂以四海鼎沸之日自非元夫碩人秉忠貞之氣  
負文武之才義不返顧者其孰能與於斯歟嗚呼監州  
達公廟公茲土至於世殊代易而矜矜赫濯非其彌久  
而彌新歟公諱達理馬識禮字正道北平人也初仕  
武昌調國路判官俱有政績至正六年遂有泰和之  
命始至一處一室聲咏泊然騶馭羣侯竟日無所受命  
曰若等一歸事父母富妻子吾無所用爾矣明日相率  
罷去公一氣剛毅雅官廉明當元季廢玩之際首戮奸  
者十餘人於是吏民屏息乃建廟學興

化手書宋仙居令陳公襄之訓以教民有爭訟者登  
公門自解去堂皇之上肅如也居亡何江淮盜起豫  
戒嚴公逆知時變遣妻子奉母北還自是絕意首邱矣  
既而江瑞表臨望風瓦解吉安相繼陷沒守貳皆奔泰  
和或請修城以守者公曰吾已燕計之民心不固徒費  
財力坐困耳寇至吾以身當之時公私匿之內顧亦立  
無所資乃親勸富室出粟以佐軍需勞瘁萬狀州民莫  
不感泣一時豪杰景從如魯伯昂諸君子號十義士者  
其最著也咸傾資以應於是軍聲大振乃遣兵分控要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六十四

害以遇寇衝而自帥義旅戰於激坑獲渠帥十餘人連  
戰克捷遂復吉安護兩郡侯以還永新冠犯高行鄉州  
判趙友直禦於石壁死之士卒猶血戰有酋大呼曰此  
達相公軍不可拒也來降者數百人明年擊梅陂寨及  
永豐唵田廬陵東固皆拔之復安福新喻二州分兵戍  
龍泉江復萬安縣鄰邦皆倚公為長城歲大飢發粟賑  
貧全活無筭及聞有代公者羣盜悉衆大出飛書告至  
公時病作強起蓐食黎明選銳卒拒之門外自辰至午  
力盡幾挫乃出先鋒五百噪之賊望見大驚黃衫軍皆

仗青道乘勝逐北，餘不可勝數。當是時，宇縣  
和藹，爾地卒能以一旅之衆，東抵西，翦使民人無  
之苦。田野無荒棄之時，山林無斬楮之虐。一草一木  
皆公之遺澤也。未幾得疾，衣冠端坐而逝。民罷市會哭  
聲不絕者累月。時至正十五年閏月某日也。道阻不得  
歸，遂旅葬荒山。田野間皆繪像祀焉。贈集賢學士宜興  
侯諡武宣，建廟賜額，忠毅舊在。南門右凡三祀，而三  
新之。楊侯南金以邑西淫祠為公廟，而祀則未聞識者  
謂焉。顧未有以缺典請也。一日楊隱君貞叔誕告於衆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記

六十五

曰武宣侯有偉功大惠於民，若之何不繫諸國典。卷伯  
襲祀神其吐之矣。西蜀李公下車禮重隱君，而式廬焉。  
君首以公祀事為言，公慨然曰：表異先賢以儀來茲，令  
之職也。乃請於當事，既報可。翼日以辦香謁公廟，於是  
捐俸餘葺而新之。若椽桷朽蠹及藻繪之漫漶，皆整飭  
華好而增其未備者。翼焉煥焉，有加於昔。隱君乃更肖  
公像，易以蟬冕，置木主，列十義士於左右。公乃諏日，率  
僚屬師生以牲帛修祀禮焉。禮成，貞叔乃鑿石，余為之

按此記全襲危素墓銘據素稱達公善真楷小篆  
工於詩武昌秩滿與素定交後以事留寧國已去  
官郡人稱道甚至再至京師劇談終日誓曰吾佐  
劇郡壓以憲府苟取至微之罪狀則終身不仕矣  
太和州義士星子縣學教官蕭晉即顯文錄公保  
禦功狀求著生祠之碑未幾公歿官所後素叅議  
中書省事白於朝請褒諭於是議贈嘉議大夫兵  
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宜興郡侯諡武宣賜廟  
額忠毅鄉貢進士劉楚以神道之碑未立仍囑筆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六十六

於素云

六忠祠記

田惟薰

稽古忠臣義士能為一身決生死不能為國運爭興廢  
然終有不可泯沒者天之所以維忠義也宋祚不振禍  
烈景炎丞相文天祥倡義勤王四方雲集其間挺身扶  
難者吉郡凡二十五人泰和則有蕭明哲彭呂胡文可  
胡文靜劉士昭黃士敏共六人焉按蕭明哲字元甫辟  
充架閣被執不屈死於隆興彭呂字景望為濂溪院長  
元兵陷虔抗志不辱從丞相赴難死胡文可字可山馨



家招勇從丞相於海上受縛被脫後築義吳赴難死胡  
文靜字靜山領提督事招致不從曰事死不負趙氏卒  
屠其家劉士昭鉞工耳謀復未成血指書帛云生為宋  
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遂以帛自縊其黨入  
獄或有乞憐苟免獨黃士敏者慷慨不撓題其裾上有  
好收吾骨首陽山之句臨刑嘆曰恨病失聲不能大罵  
耳嗟嗟忠臣義士皆天地之正氣同分砥柱乾坤之任  
者也吉州自楊文節公江文忠公而後崛起生文信國公  
挽斜陽而收殘局一時相從如蕭明哲輩奮身不顧傾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六十七

家不顧刀鋸鼎鑊不顧覆宗滅族不顧此其忠骨可碎  
鐵心不腐豈可以成敗論之哉過此而由元迄明四五  
百年忠義頻聞有死紅巾者有死金川者有死土木者  
有諫易儲死者有諫議禮死者何莫非此六忠有以啟  
之也予見前志缺畧特為搜補并思建祠以祀因訪六  
忠後裔子孫振振咸樂趨事以卜其地構三間以位六  
忠更創一間移快閣信國公石像祀之於後春秋舉祭  
既不忘其所自又各得其所尊庶幾崇表忠義之心可  
少慰時董其事者縣丞張震居也於是乎書

十義祠記

四惟冀

嘗讀孔子成仁之訓孟子取義之言而知矢心危行挺身赴難者之難也元至正間紅巾賊起四方響應於是詔徵天下義士捍衛其地時監州達正道判官趙友直徵辟義士分道禦寇賴此十人保障州城故署名忠義之邦然此十人也宏治志則詳其數而畧其名萬歷志則記其名而缺其數白下大志則書陳新曾貫而不載其全春秋祀典則列楊介曾伯昂而未徵其確余細攷十人知陳新曾貫康震蕭景諸思忠蕭宏量梁瑞甫楊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六十八

復亨其出處行事詳於合傳而獨於楊介曾伯昂則不能無議焉介為景行長子授清江簿與弟楊毅同應監州辟如介在十義之內毅何獨在十義之外乎且介與毅均士奇之伯叔祖當日未聞有表之者豈祖功足錄而反聽之罔罔泯泯也當不其然曾伯昂本姓劉諱顯即楊介之壻亦應監州辟而死難不與焉按解縉為楊美銘言伯昂為仇家所逼走袁州得免又梁潛為伯昂銘言全參政聞其名辟佐戎幕托疾歸後以事戍賴改戍遼東十義祠記又辨之無容辨也予修邑志

一信崇而事苦無徵及讀蕭正固合傳言魯慶道守  
文痛愛被難請繼父職衛壽與魯貫楊復亨同  
死龕村雖一在至正十二年魯慶道六年所死之  
時異所死之地異而慶道與趙友直同死石壁以文與  
魯貫楊復亨同死龕村正固館於此熟悉其事此確可  
為據者矣噫此十人者非盡讀孔孟之書佩仁義之旨  
而奮不顧身臨難無苟免抑何壯哉余擬建祠以祀十  
義適達侯後裔留居東塘者諄諄以復祠為請予不忍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六十九

達祠之終廢尤不忍義士之久湮爰捐俸助資構祠三  
間中設達侯趙判木主仍以十義配之春秋舉祭俎豆  
重新使後人入祠起敬忠義之心油然而生所關風教  
不淺也願達侯後人與十義子姓毋墜先人之志則幸

矣康熙志

按十義祠在西門外即達侯舊址計長十一丈濶  
三丈一尺五寸惟六忠祠度地相形未得其宜適  
國學蕭從清以城東街口之地具呈願捐又因窄  
隘復割已業易生員羅林逸基土以就方圓自東

至西計長八丈五尺自南至北濶三丈五尺嗚呼  
忠義久湮矣而慷慨襄事如此靈爽不昧默佑無  
窮是不可無記 同上

蘭陵烈婦碑

劉霖

蘭陵烈婦者吉泰和蕭氏女也為吾友楊君用霖先生  
之妻楊君治尚書學凡邑中業進士者咸師之然困於  
場屋卒不偶退又益聚朋徒加講習不輟一不問家事  
內外養尊而育稚服食綜調之微蕭氏悉身任焉事姑  
康氏極孝康晚邁目疾失明不能自出入蕭晝夜扶持

恭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記

七十

十一年不少倦歲庚子邑中屢傳言紅巾賊將自安成  
東掠先是壬辰之變康夫人嘗出走雅不善舟輿嘔噦  
悶眩幾絕至是議將復走康夫人年七十矣懲前故誓  
死不更出蕭私語其子同之婦劉曰姑老且病而堅誓  
若此我若遠去誰當養之我則留汝宜亟去劉應曰母  
既留兒寧忍去母而遠去乎且向傳寇至皆訛言幸俱  
得不死未可知也遂皆不去未幾九月十二日寇果大  
至猝入邑城民懼殺辱號呼震驚遠邇蕭語劉曰吾義  
賊手即斃我亦自投其井中劉繼之遂俱溺而殞

已而鄰婦鄧氏陳氏又相隨自投亦俱死皆劉氏婦也  
劉楊媼也蕭氏未死時陳嘗往來語及時事輒相嘆莫  
知死所蕭指井謂曰設不幸吾當赴此而已陳曰然吾  
亦當與子同歸耳及是果然比寇退同乃負屍出塋井  
之旁又五年同亦遇害於亂中又三年楊君亦卒又四  
年辛亥月日同之弟起乃克奉蕭氏之柩改葬於其邑  
東南雲亭鄉荷塘之谷而以劉附其右里中父老咸歎  
息以為其死有足悲也相與表之曰蘭陵烈婦之墓而  
求余文諸石焉嗚乎蕭之不忍去其姑孝也劉之不忍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十一

棄其姑亦孝也然皆卒以死焉何也知其不死之必辱  
也知其辱而生不若死之潔也知其辱身之為不孝大  
也然而猝急之計已定於平時臨難之酬不愆於素議  
世有食人之厚祿任人之重寄至於一旦知及之仁不  
能守者聞蘭陵之風寧不少知愧哉霖竊謂二婦之烈  
皆成於孝既為之說又為詩以詠之千載之下有過是  
谷得斯文於叢蒿斷甃之間而諷焉庶幾其猶足以敦  
薄而起懦乎同夙慧勤於學而敏於文故其死也先生  
長者尤惜焉詩曰衆萬有生人生賢貴惻隱為仁善

為義仁形則孝義形則貞夫孰匪然明有弗誠奕亦  
陵族我西昌有齋者女來配於楊既劬既又育子以承  
寡媪在堂有暄其臚惟姑我母寢作膳服事之十年匪  
懈逾篤鄰有大盜訛言嘒呶姑曰我老誓弗去逃盜不  
可虞姑不可棄我棄而他養則誰繼盜醉而至咆哮暴  
淫何以自潔褰裳蹈深見盜而辱死不蓋恥孰與不見  
余婦之美婉婉弱婦亦牽我裾牽之不可奮袂與俱孰  
不期死犯患弗違孰不期貞以死殉之烈哉二婦決義  
處仁凜然生氣赧彼為臣父老咸言出涕猶憾何以旌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十二

之不磨者石石也可磨山也可夷於戲不忘其以是詩  
西江志

重建義井四節婦記

曾雲

邑義井之北故有四節婦祠者楊侯南金所建也予攷  
郡邑志所稱元末義井事未嘗不悲其志且敬焉始寇  
之來也楊用霖妻蕭氏以姑康氏老且病不忍離去子  
婦劉氏以其姑侍祖姑之故亦不忍去其姑相攜蹈井  
要之皆死於孝今徙珠林者其後也陳氏鄧氏皆鄰人  
劉氏婦今莫詳其為誰矣且謂四節婦者閭閻筭緯微細

固不啻語說先王習聞禮義之教乃能於生死之  
際相與從容決擇而竟不食其言豈不毅然烈士也  
哉世有義纓冕談禮義自謂匪躬君子也至臨大節剛  
相顧首鼠靡靡如婦人者視此能無愧乎明興百三十  
餘年而有司未聞舉以祠者然猶幸其井故存也始楊  
侯之尹善邑也首詢義井所由而慨然有慕於四婦之  
節曰是足以風世於是毀近井淫祠改祠之而以鄰人  
守焉且詳其事於存古錄蓋宏治癸亥歲也夫祠以節  
義稱以風教存守者恪錄者志者傳也可謂慮深遠矣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十三

如是即百世俎豆之何疑焉嘉靖庚戌去宏治間僅四  
十有八年耳詎意守祠者乃遂駸駸生戎心欲并吞之  
為己地哉不知守者可自為盜耶郡邑志存古錄可盡  
去耶井顧可改耶井不可改志與錄不可去守者不可  
自為盜而若人者乃欲犯天下之大不義而為公論所  
切齒焉亦愚矣予往計偕道淮揚見所謂露筋廟漂母  
祠歷數千百年而獨存者非其地無豪俠勢力者脫乎  
其側也無乃古今之人心共高其義而維持之乎夫  
揚二祠猶能以義維持於數千百年之久而義井

乃不能無垂涎於四五十年之間此可以觀人心有無  
矣嗚乎俗之薄至此哉覈理祠基倡之者柱史曹公跡  
罪鄰人而復之新之者則柱史蕭公端蒙也蕭公以節  
婦之八世孫庠生楊祉初禧等訴實且傷節婦之不食  
者數年檄有司重建祠焉為坊次門次堂次寢備矣工  
肇於壬子四月十一日以五月念一日落成費於公金  
三百有奇祀以木主禮也守者不以他姓懲往也嗟乎  
四節婦之死求以不辱其身不愧其心而已非以要譽  
於後世也楊侯始以數弓之地數椽之堂立數木主祀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十四

之此出於百數十年之後非以徼福於節婦也兩柱史  
公先後覈理之取其祠基而復之新之亦非節婦之子  
孫力能指使之也此其故何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夫四節婦不辱不愧之心即蒸  
民有物有則之心即諸公秉彜好德之心推而及之百  
世之下孰非同有是心如今日之維持風教者乎然則  
茲祠之建雖與天地乂可也祠成之二十年為隆慶辛  
未楊氏子孫始謀刻石以詒奕世謂雲辱子壻於節婦  
宜有言紀其顛末乃敢敬述其事書之碑若夫



其祠使棟不撓薦其食徒祀不廢杜戎心而永孝思則  
楊氏之賢子孫在予何能知焉通志

歐陽文莊公祠堂記

尹 臺

上下四方之遠古今千百世之久其變不可勝窮也而  
道之綱維其中者未嘗廢明而行之豈不因乎其人哉  
明興列聖以道相承政由先王取士必誦法孔孟非六  
經之訓及宋諸大儒之說無以自進於有司道之行乎  
上而明乎下燦然與三代同風矣乃近百年中河東臨  
川江門諸君子復各以其自至者表述當時雖所入殊

秦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十五

轍要之皆聖人之徒也陽明先生最後起東南閩超然  
獨契本心得往聖易簡切近之旨推明大學格致要訓  
合於孟氏良知之說使學者自求明悟以究聖人之旨  
歸其學既盛行海內之士莫不聞其風而慕之然能真  
知力踐之者鮮矣我歐陽南野先生幼負竒質自結髮  
受學即以聖人為期弱冠薦於鄉聞陽明倡道虔中遂  
辭計吏躡屩往從之游蓋出入其門六七年其渙然自  
融於指授之外以默識妙義之密微雖陽明不能或益  
之也陽明既歿學者爭景響相附游其門者半天下其

不競推得陽明之宗統云公歿逾年門人學子爰思曾  
士築塲之義相與度地建祠以揭虔妥靈抒報祀無斁  
郡邑之長聞而並嘉贊之以告臺省大使於是諸司爭  
出罰鍰佐厥成著為品式春秋饗獻悉以有司蒞事衆  
志大悅於是公高第弟子僉都御史張君雨太僕卿魯  
君子拱暨諸縉紳衿佩咸以臺嘗私淑公門宜有言識  
麗牲之碑臺惟公之神往矣所欲與諸君子同其良知  
之致則雖後百世而猶存也故以公之孝友信神明者  
施之家則可使九族格化矣以公之謀議信龜筮者著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十六

之朝則可使四海承風矣故謹書之石俾後之出入公  
祠陟降公神左右者尚覽是知所從事無徒以奔走遵  
且致恭為尊公於既歿之虛文已爾

西江志

愍忠祠記

張應泰

嘉靖辛酉東粵寇興而賊首張璉林朝熙輩數萬據潮  
陽之延長白馬諸處先大人以郡丞眎其邑篆請兵於  
督府攻破之後親詣其壘諭餘黨降寇悉平亡何先大  
人入覲因乞休歸有司挑釁賊更猖流劫數千里至西  
昌巡檢劉茂年已六十餘賈勇為士卒先頗為殺獲乃

中復遇害賊既殺汪公懼天誅始稍稍引去而邑賴以  
全是汪公大有造於西昌矣事聞詔贈汪公官即死處  
祠祀之而以芳村祠中錄茂子珊為把總既而言官論  
汪公輕敵債師不當祀前令因撤主罷祠不葺以及于  
頽余後至間進諸生父老具言汪公遇難狀蓋汪公以  
他道攝湖西聞變疾馳不辭危險帥生平不識旂鼓之  
人而驟遇方張之寇即疏於謀乃志亦可壯哉其殉國  
均焉爾矣因為飭新其祠置公及茂木主并為經紀其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十七

春秋秩祀之費悉著為令祠左則茂墳在焉珊亦創廬  
其旁蓋當時惜茂死貧不能歸骨官為珊營置之者也  
嗚乎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茂么麼小吏且暮年使得正  
而終誰則憐之然一殘於賊手遂烈烈忠魂與汪公同  
血食斯亦不負鬚眉者哉珊精幹有父風其子孫食祖  
之餘知必有興者夫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西昌士疇也  
積仁服義以漸化其蓬門族滋而大不難矣珊慎勿忘

余言

康熙志

懸忠記

田惟冀

泰和巡檢劉茂濟南齊都人也嘉靖四十年粵寇張璠  
林朝熙等率衆據地躡潮陽延長白馬諸處流劫數千  
里由萬安蘓溪抵泰和當路檄兵進剿時茂年六十餘  
謝祿不仕邑令楊東力舉之遂毅然領兵區區雖助手  
刃殺賊無懼色亡何望援不至孤軍陷陣然其雄心俠  
骨猶厲聲罵賊不絕口或勸之曰君之秩與抱關等非  
若封疆大吏有守土責柰何遽以身殉乎或慰之曰君  
已罷職一閒散人耳何不策自全茂正色曰生長鄒魯  
之邦殺身成仁之志舍生取義之言壽之熟矣巡檢雖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十八

微亦朝廷臣也今雖不為巡檢亦朝廷舊臣也豈肯為  
草寇屈耶賊怒甚攢刃砍茂至腹剖支分而不顧其志  
抑何壯哉吾竊怪世之高爵厚祿者平時好言忠義及  
身履艱險而依回瞻顧不能決裂於頃刻間若夫位居  
下僚祿止升斗既自甘廢棄獨死生不苟假令當大任  
臨大難由其百折不回之志以上報國家其節義更當  
何如也夫屈已自辱於義所不可雖宰相與巡檢其不  
可均耳豈因官小而忽之若劉茂真無愧大義者矣時  
平西之難副使汪公諱一中以他道攝湖西聞變赴

亦被賊刃事聞詔贈汪公官立祠祀之以茂祔祠中兼  
瘞於其旁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則其享祀也固宜茂  
子珊有父風錄為管職遂家於此相傳為馮纓岡劉氏  
云康熙志

泰和縣志

卷三十

藝文

記

七十九

